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a monochromatic brown and tan color scheme. In the upper portion, there are mechanical elements: a pair of legs in high-heeled shoes on the left, and large interlocking gears on the right. A girl with long, straight hair and bangs stands in the center, facing left. She is wearing a short, pleated dress with a small pocket on the front and flat shoes.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yellow.

沈 寂 著

小米娜不明白

XIADINA BU MINGBAI



小米娜不明白

沈 寂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米鄉不明白

沈 寂 著

夏予冰插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字数 50,000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R 10024·3928 定价(三)0.22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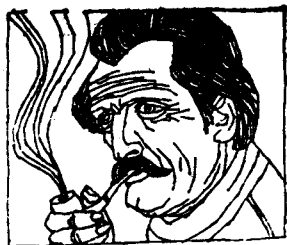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反映国外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

其中《开学第一课》是歌颂南斯拉夫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其余八篇，通过小演员、狗佣人、小招待员、贩卖草莓的孩子等的各种不同遭遇，展现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画面。从中，我国的少年读者可以形象化地了解一些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的罪恶。



目 录

开学第一课·····	1
狗的天堂·····	14
小偷和慈善家·····	28
自杀节目·····	41
血路·····	53
临时演员·····	60
小米娜不明白·····	75
天堂里的学生·····	86
生日礼物·····	96



开学第一课

克拉古耶瓦茨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小城。解放以后，人民从断瓦残砖的废墟上，建成了一座崭新的城市。从邻近的山丘上望去，漂亮的高楼幢幢相连，工厂处处矗立。人们在美丽的家园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现在，大家已经记不清战前在这里的种种景象，也找不到战争留下的痕迹。可是，在这城市的北面，却始终保留着一个烈士陵园。在这个烈士陵园内，安葬着七千多位民族英雄，其中的一座大墓里，埋葬着一位老师和三十个小学生。

烈士陵园离开市区很远，清静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到那边去。可是每当学校开学的时候，全城中、小学生都由教师带引来这里瞻仰。他们默默地围着管陵园的伊迪奇爷爷，听他讲叙一位老师和三十个小学生的故事。教师们都说这是给学生上开学第一课。

伊迪奇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一头卷曲蓬松的

白发，脸上挤满又深又密的皱纹，两眼深陷在长眉下，一撮灰白胡子遮盖住他缺齿的瘪嘴。他在这幽静的陵园里看守坟墓将近三十年了。一个人住在小瓦房里，从不离开陵园一天。白日里，他总要迈着蹒跚的步子，到一座座坟前去查看，修剪长在坟墓四周的蔓草，拂去墓石上的灰沙。到了夜间，他独自一人，坐在月光下，回忆着往事。他经常轻轻地呼唤着一些名字：扎尔科、西尔采、芳娜、马蒂亚……当他念到马蒂亚时，总要无限深情地重复一声，“啊，我的马蒂亚！”

现在又到了开学的时候，一群群中、小学生由老师率领来到陵园。伊迪奇爷爷带引他们走到三十个小学生的坟前。这座坟墓，由栽植得很整齐的冬青和一簇簇绚丽的花朵包围着。坟前矗立一块巨大的碑石，上面刻着一行塞尔维亚文的红色字体：

我们同一年生，同一天入学，同一天死去，经受同样的考验。

伊迪奇爷爷颤巍巍地伫立在墓碑旁，先用无比崇敬的目光凝望绿草茵茵的坟墓，然后用苍老遒劲的声音，讲述着那些小英雄和一位老师的故事。他一开口，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流下滚滚热泪。

一九四一年四月，德国法西斯强盗突然侵略南斯拉夫，象野兽似的蹂躏南斯拉夫美丽和平的国土，屠杀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在敌人的魔爪快要伸进克拉古耶瓦茨时，小学校的校长和全城人民，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准备对敌人抵抗。不久，在敌人飞机的滥轰狂炸下，城市陷落了。校长不得不带领队伍撤退到山里去。临走时，他把一位名叫马蒂亚的老师叫到身前，肃穆地望着对方。半晌，他对马蒂亚老师提出一个严峻的要求：

“你要留下，我把学生交给你。法西斯占领我们的城市，可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占领孩子们的心。你要克服一切困难，经受一切考验，保护学生，教育学生。不能让学生成为敌人的俘虏，要他们成为民族的光荣。”

马蒂亚是历史课老师，平时就住在学校里。他很爱这些学生，也得到学生们的尊敬。他听到校长的嘱咐，挺直了瘦长的身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校长握住他的双手，两眼闪着深邃而灼热的光芒：

“你的名字也叫马蒂亚，你记不记得马蒂亚·古利贝茨？”

“我记得。”马蒂亚老师用自豪的语气回答，“他

是我们南斯拉夫的民族英雄，领导农民勇敢地反抗外国侵略者。对敌人，他是宁死不屈的。”

“对，他宁死不屈。”校长脸上泛起亲切的笑纹，是对过去英雄的赞美，也是对眼前这位教师的鼓励，“他成为我们永远纪念的民族英雄。你要记住他，不要辱没马蒂亚这个名字，还要把他的故事告诉学生。”

校长离开学校时，走遍了所有的教室。他眼内噙满泪水，一个一个地抚摸学生们的面颊，亲切地唤着他们的名字。学生们也一个个站起来，捧着他的头，亲热地吻他的脸。他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最后，他高高地举起双臂，对马蒂亚老师和全体学生敬了个礼，很快地转身离去。

过了几天，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克拉古耶瓦茨。一个名叫汉斯的纳粹上校统治了这个城市。他穿着一套整齐挺直双排钮扣的棕色军装，胳膊上有一个鹰徽，左胸挂着一个小小的铁十字勋章。他把军帽压得低低的，遮住额上的一条刀疤。一对眼睛始终眯缝着，露出绿幽幽的目光，斜视着别人。他一进城，就装出伪善的面目，贴出告示：要全城人民立即使工厂开工，商店营业，学校继续上课。他还特地把马蒂亚请去，很有礼貌地请对方坐在自己前面，但马蒂亚

好象不懂他的意思，还是挺着瘦长的身子，兀立着。

汉斯的脸上挂着象亲密而又狡诈的笑容：

“马蒂亚老师，希望你能和我们亲密合作。你要给学生上好课。告诉你的学生：我们德国将为大家带来幸福和文明。”

马蒂亚两眼一直遥望着窗外，等对方说完，然后，用一种凝重的语气，象是自语，又象在回答汉斯：

“我是南斯拉夫的教师，知道怎样对南斯拉夫学生上课，知道应该把什么告诉他们。”

汉斯闪动了一下眯细的眼睛，咬着嘴角，猛地转过身去。

马蒂亚回到学校，把学生召集起来，开始上课。他牢记校长对他的嘱咐，在教学生学习基本的功课以后，就用激动的声音，告诉学生：在贝尔格莱德，有五个居民因为携带共产党出版的《战斗报》，被德国法西斯逮捕了，吊死在市中心电线木杆上，挂了整整一天。德国法西斯以此来恫吓全市人民，还强迫南斯拉夫人阅读他们出版的反动报纸。但是勇敢的南斯拉夫人民没有被吓倒，当地游击队和人民一起，组织了一百多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烧掉一个报摊。这样，在一个晴朗的清晨，刚敲响了九点钟，贝尔格莱德市所有报摊上的法西斯报纸，在几分钟内全部化

为灰烬；而《战斗报》立刻在街头四处飞扬。马蒂亚老师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张照片，给学生们传看。学生们在那照片上看到：有一个人，身穿深色上衣，身材魁伟，屹立在木架上，张开双臂，凛然地对四周群众呼喊。马蒂亚告诉学生：这就是名传世界的瓦利沃游击队队长斯特万。当德国法西斯把绞索套上他脖子时，他毫无畏惧，向人民高喊：“坚决反抗侵略者，共产党万岁！”这一个个英雄的事迹，在学生心中煽起反抗的火焰，播下对法西斯仇恨的种子。

有一次上历史课，马蒂亚突然抬起头，把眼光投向窗外，眺望天际的蓝空白云，缓慢而有力地告诉学生：

“一五七三年，那时我们南斯拉夫受到异族的侵



略，发生了一次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的领袖马蒂亚·古利贝茨，”他说了这名字，带着严肃的神情微微一笑，“和我的名字一样，也叫马蒂亚。他在一次残酷的斗争中，受到敌人重重包围，手中的刀砍断了，马倒下了，最后不幸被俘。罪恶的侵略者将他缚住，强迫他坐在用火烧红的铁椅子上。马蒂亚抬头昂视，一声不响。敌人又将一顶烧得通红的铁制‘王冠’戴在他头上。马蒂亚挺起胸，用颤抖的但使全南斯拉夫都能听到的声音，向着高空呼喊：祖国万岁！”

学生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凝视着马蒂亚老师，好象马蒂亚老师就是英雄马蒂亚。坐在前排的女学生芳娜突然捂住脸，哭了起来。

马蒂亚老师走到她桌前，爱怜地慰抚她：

“你害怕吗，芳娜？”

芳娜含着泪水说：

“不，老师，我不是害怕。我太感动了。”

正在这时候，汉斯带着匪徒来学校巡查。马蒂亚老师和学生们静静地坐着，垂着眼皮，保持缄默。

“他们在干什么？”汉斯冷冷地问马蒂亚。

马蒂亚也冷冷地回答：

“他们在默念。”

汉斯蓦地转身，威胁地指着芳娜逼问：

“默念什么，快说！”

芳娜迅速抹去眼角的泪花，镇静地回答：

“默念老师教我们的功课！”

汉斯象受到了难堪的侮辱，气得脸色发紫，但他竭力压制忿怒，背着手，双眼紧盯着芳娜，想从里面看出破绽。芳娜这时正在默念着马蒂亚老师讲的故事，神态自若。汉斯无可奈何，冷笑一声，跨开大步，迅急离去。

在一个夏日的深夜，天上布满闪烁的繁星。城里的法西斯强盗正在酣睡。突然枪声四起，游击队进行了突然袭击，破坏了德国军营里的军火库，杀死了不少匪徒。但是带领游击队进城的校长却受了伤，在匪徒的包围中，不能脱身。他命令其他队员撤离，自己和另外两个伤员挣扎着来到学校附近。马蒂亚老师得到了消息，立刻和两个学生——扎尔科和西尔采，去接救校长，把他们隐藏在学生平日捉迷藏时躲身的小窖里。芳娜主动要求冒险去请做医生的爸爸来为校长治伤。大家真是又高兴又担心，神秘而庄严地互相警告、宣誓，保证不漏一点风声。

汉斯带着士兵，疯狂地搜遍全城，终于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他立即命令：把马蒂亚老

师和三十个高年级小学生集合在一起，带到一个长满野草的荒地上。四面站满了荷枪的匪徒。汉斯一声不响地在学生面前走过来又回过去，长统皮靴发出威胁的响声，一对碧绿的眼珠对小学生一个个盯视着，痉挛地咬着嘴角：

“如果你们不交出游击队，我要把你们全部枪毙！”

小学生们听了这句话，有些惊惶和骚乱。芳娜把身子紧紧依偎着老师。

马蒂亚老师站在他们中间，伸开双手，让学生紧紧靠在自己周围，亲切而严肃地对学生说：

“孩子们，不要怕。如果让校长看见了，他会怎么说呢？他不是告诉过我们，希望我们成为民族的光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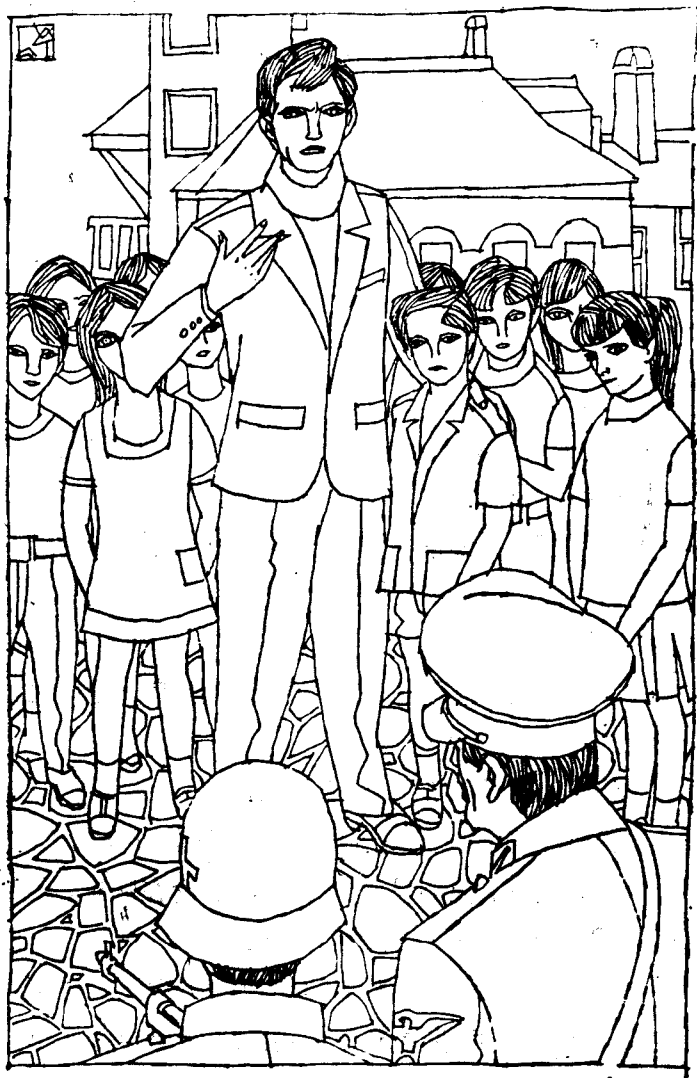
汉斯上校没等马蒂亚老师说完，便狼一般地咆哮起来：

“我不许你再对这些小鬼讲话！”

马蒂亚老师傲然直立，用高亢的声音回答敌人：

“我是老师，他们是我的学生。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给他们上课！”

汉斯几乎发疯了，额上的伤疤闪出紫光。他慌乱地挥动着手，嘶叫着命令士兵：立即把马蒂亚枪



决。

不等法西斯匪徒走近，马蒂亚老师爱抚地对学生望了最后一眼，然后昂首跨步向前，扯开衣襟，露出瘦削的胸膛：

“开枪吧！让我的学生看到，他们的老师是怎样被法西斯强盗杀害的。这是我给学生上最后一课！”

一连串的枪声响了，马蒂亚躺在血泊里。同学们惊呼着，赶上前来扑到他身上，齐声悲痛地哭着。芳娜双手围着马蒂亚的脖子，流着泪激动地唤叫：

“老师，老师！”

马蒂亚老师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还尽了最后一分力量，努力挥动一下手臂，从流血的嘴里，迸出一声：“祖国——万岁！”然后，哼起了南斯拉夫国歌。

学生们眼望着老师闭上了眼，禁不住痛哭起来。扎尔科噙着泪水，接着唱起国歌来，西尔采也唱了，芳娜也唱了，十个，二十个，一个个孩子都唱了起来。

那激昂的歌声象一阵巨大的暴风，向德国法西斯卷去，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汉斯惶恐地急吼着：

“开枪！把他们都枪毙！”

法西斯强盗成了一群残忍的恶狼，朝三十个小学生放肆地扫射密集的子弹。

同学们纷纷倒下，卧躺在马蒂亚老师周围；但歌

声还在继续，在空中回响。

第二天，那些学生的父母和全城人民，含着悲痛的泪水，把马蒂亚老师和他的三十个小学生葬在一起。

伊迪奇爷爷讲完了“最后一课”的故事，但还是一动不动地伫立着，双眼深情地望着那块巨大的墓碑。

站在墓前的学生，也都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好一阵，有一个学生才打破了沉默，关心地低声问道：

“那位校长呢？”

伊迪奇爷爷象从梦中惊醒一般，轻轻回答那学生的问话：

“马蒂亚老师和学生用生命掩护了他；他回到游击区，怀着深仇大恨，狠狠打击法西斯，直到胜利。”

“他现在在干什么？他还在吗？”学生们追问着，“他还教书吗？我们最好能见到他。”

伊迪奇老爷爷抬起头，用深邃的眼光望望墓前这群学生，他不再说什么。

学生们不知道：伊迪奇爷爷就是当年的校长。